

2023, 时间的浮雕

◎ 李 晓

2023年的天幕,在浩荡天风中缓缓褪下。在这一年时间的滴答声中,光阴把我从此岸渡到彼岸,难舍之中,我再一次凝望镌刻在天幕上的字眼,它是时间这个仁慈的长者,赐予我在生命长卷中的词语。这些字眼,也是时间凝固成的浮雕。

树木滋养。我喜欢树,树像亲人一样伴随着我们的生命。河流是大地的血管,树就是大地的茎脉。树木,也供养着与它有缘之人的人生。2023年,我去看望过离城120多公里外的一棵古水杉树,它被称为“水杉王”。这颗水杉通直挺拔,高耸入云,树高35.4米,胸径2.48米,冠幅22米,树龄约600余年,是世界上树龄最长、胸径最大的水杉古树,被誉为全世界水杉的“母树”。正值盛夏时节,我望着这棵古树,向它虔诚地鞠上一躬。这一年秋天,我在齐鲁大地云游。去曲阜城孔庙的那天下午,阳光如瀑从湛蓝天空倾泻而下,落在庞大的古树群里,似蝶翼般的枝叶于风中漫舞,恍若宽袍大袖的孔子师徒们从云中翩然而落。孔庙里的树,它是一个古树的大家族,在这里,没活到数百年上千年的树,只能说是“未成年”的树。其中一棵2500多年的桧柏树,据传是孔子亲手栽植,它谱写了一棵树的生死传奇。在明朝张岱的《陶庵梦忆》里,有关于这棵古树的身世记载,它先后经历了神奇的5次死生生生,这棵古

树仙翁,与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一样,历尽劫难,延绵不绝,光耀历史。我在这棵流淌孔先人生命基因的古树前凝眸,冥想无数流连此地的先贤大儒们身影,他们的气息也灌注在这棵古树的汁液奔涌里。敬畏与谦卑之心,在这样的古树面前再次涌动。

人间告别。2023年,有人流熙熙中的相约聚会,也有揪心的告别。草木青青的春日,82岁的岳母在一个大都市告别人世,我第一时间得到消息时,还在故土高坡上沐浴着暖暖春阳。接到电话后,披在身上的温暖春阳衣裳,感觉一刹那降温成了单薄冰凉的冬衣。那一年,年少轻狂的我,也有一颗敏感而自卑的心,在小镇工作的我,与在县城的女友刚认识,遭到了她家亲友的强烈反对,我这个时常熬夜写作两眼充血的文学青年,在他们眼里一点也不靠谱。递给我一把打开县城城门钥匙的人,就是这个当年刚刚50出头的中年女人,在对我进行几次面试后,她这样鼓励自己的女儿:“我看这个小镇青年实在,妈支持你,今后就跟他好好过日子吧。”后来,我同她的女儿结了婚,婚后生活,有牙齿与舌头的缠绵,更多的是烟熏火燎生活里最世俗的浸染。特别是面对我这个有时情绪如过山车的男人,面对我这个家里新房搞装修连螺丝帽电灯泡也没经手过的男人,她默默操持着一个家的运转,说不上过上了

当初许诺过的幸福日子,只是家人闲坐时感到灯火可亲,我在异乡奔走时想念着这一窗灯火,想念着有天早晨我出门时那一声“你还没有刷牙啊”的亲昵提醒。我感谢岳母。当她的灵车回到故乡城市,我们特意安排绕城一周,魂兮归来,这是她在大地之上最后的行程。这一年我经历的人间告别,还有一个当年的高中同学,他刚满53岁,一场埋伏的疾病把他从这个世界粗暴地带走了。我去病房看望他时,他枯瘦的手布满输液的针眼,散乱浑浊的目光已无法聚焦,当我离开病房,他突然叫出声“还要来看看我啊”。一颗牙齿的脱落,枕边的一丝头发,都是在告别。时光浩海里的每一分每一秒,都在悄悄举行着时光的告别葬礼。有的告别,是为了重逢,有的告别,成了人世间的永别。2023年的这些告别,让我更深地懂得,珍惜当下拥有,每一次离开,都要好好说上一声“再见”。

漫漫心流。2023年日子的流水,静水深流中,也有沉渣泛起。静水深流,是那些属于我的日子,我在光阴河流里不显山不露水的独自穿行。当然,从容之中也偶有惊慌,踏实之中也偶有虚无袭击身心。这人生一世,其实也是一场漫漫心流汇聚而成的时间之河。我这个生性笨拙的木讷之人,更多的时间,是去河流之上那座百年老桥独坐,是在一条河流从春游到冬,

我躺在碧波里侧耳聆听潺潺流水声从耳膜里划过。属于我心流流经的最幽静之处,还是阅读与写作。我在一个小地方的写作,这些蝌蚪一般浮游在漫漫心流上的文字,与那些黄钟大吕的文学,我当然明白距离的遥远。在这个多数人刷着手机屏幕的年代,文学在我心里,依然神圣,依然有着庄重而典雅的气质,有着神秘的磁场。写作是对时间的抵抗,是对记忆的抢救。人活着,其实也是和时间的对峙,但生命终究抵抗不赢无涯的时间,只有与时间心平气和地妥协着。因为我们的精神无论怎样高昂、激情、奋进,我们的身体终将会老去,灵魂终将会与肉体拉开无法愈合的永恒距离。但灵魂闪闪发亮的部分,可以通过文学的燃烧发出来。这灵魂功课中的书写,让我消化着孤独,承担着责任,溶解着欲望,洞悉着世界。这一年秋天,故乡城市的一家报纸副刊,为我开辟个人专栏“凡尘晓遇”,让我在时间之河的泅渡之中,将那些漫漫心流的文字,放心地托付给这家报纸的精神田园。谢谢。

2023年的天幕之上,还有一些词语也组成我这一年的生命词典:陪伴,运动,远行,凝视,雷声,暴雨,大雾,云上,霞光……当我此后经年打开这一年的时间词典,苍茫之中,依然有着浮雕一般的深刻。

雪落大地寄真情

◎ 张儒学

一场大雪纷纷扬扬地飘落,田野山间白茫茫的,树上残留的树叶随着雪花飘落,让人感觉到无比的寒冷。在飘飞的雪花中,连绵不断的山峰与河流一直延伸到天际的尽头,影影绰绰,飘飘渺渺,让在异乡漂泊的我们,显得是那么孤独无助,但就是这场雪,让我们感受到了人间真情的温暖。

那年冬天,我与几个会编竹席的人来到贵州,从遵义下了火车后,乘公共汽车去到马蹄乡,天上却下起了大雪,大片大片的雪花漫天飞舞,让整个小镇上显得格外寂静,大家都在家里围着火炉烤火。可我们刚来这里,人生地不熟,身上也没有多余的钱住旅馆,只得冒着大雪去到附近的乡下找活干。可这么大的雪,到处一片洁白,加上天快黑了,又去哪儿找活儿呢?

我们沿着那条小路走去,一家一家地问,他们是否要编竹席?当然,我们初来贵州,对雪还是有些好奇,边走边欣赏雪中美景。漫山遍野在雪中像被牛奶洗涤过,不管是枯黄的草或是刚绿的麦苗,不管是落叶的树或是青青的菜,都昂头坚强地迎接雪的到来,或许只有在雪中才展示出生机与活力,更能散发着向上的追求与力量。那青松的针叶上,凝着厚厚的白雪,像是一树树白色的银子;那落叶乔木的枝条更是好看,宛如一株株白玉雕;垂柳银丝飘荡,灌木丛都成了洁白的珊瑚丛,千姿百态,扑朔迷离,仿佛置身于一个童话世界。

雪仍在下着,似乎也没有要停的意思。我们一连问了好几家,他们都说不能编竹席,此情此景,我们也不知所措,也没有别的选择,只能咬紧牙关,继续往前走,仍一家一家去找编竹席的活儿。又走了很远,当我们问到一田姓人家,他见我们身上已沾满了雪,也冷得发抖,叫我们先进屋烤火。当他知道我们的情况后,安排我们今晚就住他家里,还赶忙去给我们煮吃的。我们烤着火,吃着他家人特意为我们弄的饭,虽然只是简单的素菜素饭,但心里却无比的暖和。

第二天,我们为了感激他的热情招待,我们不收钱为他做了一张竹席。他十分高兴,也叫来村民看我们做的竹席,都觉得这张竹席做得不错。然后,这里的村民便纷纷叫我们去做竹席,这下我们便在这里一家一家做,活儿就源源不断地来。经村民介绍,这个村做完又去到那个村做,也与这里的村民熟悉了。凡哪家杀年猪,也专门来请我们去吃“刨汤”,我们与当地一些年龄相仿的姑娘小伙成了朋友。

两个月过去了,快过春节了,那天有个当地小伙请我们去他家里喝酒。贵州人能歌善舞,几杯酒一下肚,他们当中一个姑娘便跳起了舞,也有小伙唱起了山歌,歌声十分优美动听,也感动了在场的我们。我们一起来的一位姑娘,也喜欢唱歌,她唱起一首《大约在冬季》“轻轻的我将离开你,请将眼角的泪拭去,漫漫长夜里,未来日子里,亲爱的

你别为我哭泣,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,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……”也许是她唱得十分投入,或许是独在异乡的我们,对家乡的无比思念,把我们在场的人都唱哭了,对于他们来说,也许是感动的泪水,对于我们却是思乡的情怀。此时,窗外又下着雪,因为贵州山高天气冷,冬天经常下雪,而这间小屋里,却气氛热烈。在酒的作用下,大家喝酒唱歌,姑娘们也跳舞,仿佛大家用舞蹈与天上飘落的雪花比美,用歌声去点缀“雪落大地静无声”意境,折腾了大半夜,我们才散去。可我却久久不能入眠,仿佛回想着故乡,故乡是否下雪了,雪把我带入了对故乡深深的思念之中。

春节临近了,我们也应回家过年了,那天我们去到马蹄乡车站,准备乘车去遵义再坐火车回家。一位当地与我们成为了朋友的姑娘,知道我们要回家过春节的消息,便赶来车站送我们。当她赶到时,车刚开动,她追着车跑着,我们在车窗口挥手,外面仍下着大雪,我们都为她来送我们而感动,她那在雪中奔跑的身影,久久映现在我的脑海里。汽车渐渐远去了,她的身影消失在那白茫茫的雪地里……

一路上,我的心情十分凝重。在这个冬天,虽然贵州下了好几场雪,但那里热情的人们,还有像亲情一样的友情,让我心里有几分不舍。心想,这只是短暂的离开,过完年后会再来。哪知,因为其他原因,过完年我就没再去

贵州了,这让我感到遗憾。今年,家乡又下了一场雪,居住在县城的我,想起那年在贵州的情景。这么多年了,那里也许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但那里人们的热情善良没变,那里冬天下雪的气候没变,也许那里又迎来了一场大雪,那里的雪仍像我记忆中的雪,洁白的,优雅的,暖暖的。

在雪花飞舞中,或许那里发生过许多感人的故事,雪落大地留下的真情,像雪后的大地一样,那么的温馨,那么的美丽!



海棠文苑投稿邮箱:
yxdsbjbj@163.com